

韩江《素食者》中的植物隐喻

关书薇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重庆 401524

【摘要】：韩江《素食者》中以女性变形为植物作为主线，展示了压迫之下人的异化。其中出现的一些植物特征和线索，不仅和韩江早期的作品有所关联，也分别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映射出植物所代表的弱势但也是希望的双重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韩江国际化的写作视野，植物所蕴含的意义中包含强烈的后人类主义色彩。本文从植物关联、象征以及再辖域化三方面解构《素食者》中植物意象蕴藏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素食者》；植物；变形；后人类主义

DOI:10.12417/2982-3803.25.08.044

诺贝尔文学奖新晋获奖者韩江，出生自韩国光州地区，其父亲也是一位作家，所以韩江自然而然地被归结到光州作家一派。但是与其父不同，韩江本人的创作风格闪烁着超前的国际化色彩，不拘泥于韩国本土的文化特色。这种先验或者说超前的意识，在韩江早期作品《植物妻子》当中就可见一斑。

在《素食者》后记中，韩江提到多年前创作的《植物妻子》就是《素食者》的先声，不论是文中女主角从人类变成植物的主线内容，还是文中透露出的被压迫者对自由的追求，都展现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关联。笔者将通过两个文本之间类同的意象比较，分析《素食者》中植物的隐喻，以及韩江文本中所展现出的国际文化视野。

1 躯体的异变

《素食者》讲述女主英惠“突然”不再吃肉，成为一个素食者，引起全家人的不满和疑惑，在各种关系的交缠中经历了一系列事件，最后“变成”一棵树的故事。文本分为三个部分——素食者、胎记、树火。

对于不太熟悉韩江的读者来说，最早阅读到英惠不喜欢穿胸衣的部分，很容易理解为一种个人的穿衣习惯，在当代倡导穿衣自由的风气之下，其实这一点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的。可接着阅读下去，就会发现英惠逐渐演变为在家赤身裸体，这野人般的行径使人疑惑。不过结合《植物妻子》里的原文来看的话，就好理解的多。在这个早期的文本中，妻子也有不穿衣服的癖好，当然一切发生在她逐渐植物化的过程当中，她对丈夫是这么解释的：“好像身体渴望脱掉衣服。”^[1]

人类自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变化，包含了会穿衣服这一个特征，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看到动物或者植物穿上了衣服，观者会感觉到新奇可爱，是因为那是一种“人化”的变形，通过衣服，动植物被赋予了人的概念，《素食者》中，英惠对衣服的舍弃，就是一种对人类公认身份的外在形式化的舍弃，首先抛却了人的外形，才能够逐渐地向后期的一棵树来

转化。事实上，不穿胸衣这件事情所蕴含的意义还要更为丰富。文本是以英惠丈夫的视角去讲述的，在他的描述中，读者认识到的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家庭主妇，她长相平凡，身材普通，所有的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丈夫和她的结合只是寻找一个照顾自己的人，这样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唯一引起他特别瞩目的是妻子不喜欢穿胸衣。这样的行为在男权色彩较严重的韩国似乎太过特立独行，显得如此突兀。对韩江笔下女性的研究中总是会提到女性的被压榨和反叛，这样一个个人化的行为，正是一种小小的反叛，无声且微弱的。

联系到后面英惠不再吃肉的行为，两个行为动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外在形式上的变形，后者则是违背内在生理需求的变形，不吃肉只吃素的行为是一种更为外化的反抗，并且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形从外在的形式覆盖到了内在的变化。

不同于外在的穿衣习惯是始终存在的，英惠心理变化是后期催生出来的，她不吃肉这个行为在丈夫的视角看来是毫无预兆的，但精明的读者能够从她对丈夫提起做了个梦，并且两次提到，看到状态略显异常的妻子。冷漠的丈夫没有丝毫关切，反倒是骂骂咧咧责备她家务做的不好。直到英惠把全部的肉都丢了，并且只做素食，他才注意到妻子的不对劲。在英惠变化的整个过程中，自私的丈夫从来没有考虑过妻子的状态，在他心里只怀念两点：妻子做的肉菜很美味，以及妻子不再和自己做爱。食欲和性欲的失去迫使他正视这个自己一直当作最合适结婚对象的女人，才发现自己从未了解她。这种陌生恰恰展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惠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满足口腹之欲和生理欲望，除此之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毫无意义。

在英惠做的几个梦里，她看到自己染满鲜血，也看到过去所有那些她吃掉的食物还活在她的肚子里，这种被食用的恐惧从过去转移到了她的现在，所以英惠拒绝肉食。正是在实际生

活中不断被“食用”，这种痛苦后知后觉的从其他生物的消逝之中唤醒了英惠自己的情感。

2 肉食者的施暴

大自然对肉食动物的刻画向来是迅猛狂暴的捕食者，人类通过工具和技术手段，脱离了老虎狮子那样血盆大口的原始暴力形式，但是肉食者的狂暴雕刻在血液之中，就算脱离了那种最当初的捕猎形式，肉食者的捕猎已经变化了捕猎的目标，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索求，夫妻之间的利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捕食关系。

肉类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父权制和社会压迫的象征意义。肉食者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暗示？掠夺者。植物不一样，植物通常是生命力的象征，同时又表现为无害和包容的，女主把自己变成素食者，从食物的摄入上将自己和肉食的掠夺者区分开来。

英惠的噩梦中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场景，这些场景象征着她意识到生活中无形的暴力。动物的捕食行为经常会被隐喻为人类社会中的强权和不平等关系。她拒绝吃肉，实际上是对这种暴力的反抗，试图通过素食行为变得与周边不同，摆脱人类社会的压迫循环。而没能享受到英惠无微不至照顾的丈夫选择告状到妻子娘家去，此处有一个奇妙的细节是，他打遍了岳母和大姑子的电话，却担心太夸张没有骚扰同为男性的小舅子，在这一场摘除自己责任的控诉中，他选择接受无关的女性的惶恐和歉意，丝毫没有叨扰到和自己一样的性别。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态下，谁是被捕者一目了然。

吃素事件在英惠姐姐住所的家庭聚餐中被恶化，寥寥几人的家庭空间中随处在向读者展示权利的图谱。事实上不管是在哪一空间中，植物都早已为读者展示了这种权力的构成。枯萎的植物蔬菜暗示着主妇被压抑的生命力，在姐姐厨房里新鲜的蔬菜则是女性劳动价值的物质转化。当英惠拒绝烹饪肉类时，不仅打破了家庭的食物供给系统，更动摇了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权力结构。冰箱里腐烂的蔬菜成为沉默的反抗宣言，制作精美菜肴给众人食用的姐姐和母亲则仍在遵循压迫者的规定。

进食过程中英惠被亲人们残酷地横加阻拦，其中父亲暴打女儿的过分反应更不禁让人思考，一个不吃肉的女儿缘何会引起父亲的暴怒？这难道不是因为脱离了父亲熟悉的生存语境，纵然还是那个无害且懦弱的女儿，也会因为某种陌生感，使得父亲感受到对她掌控的失去吗。强迫女儿吃肉，并不是源于她可能会被团体排斥的担忧，而是熟悉的事物脱离掌控带来的恐慌，在这其中，女儿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独特思维的、可为自己做决定的人，只是一个“物”，在习惯了一直以来的服从之后，这种小小的反叛竟显得如此刺眼。

这群残暴的肉食者，在知道事情之后，当过兵的凶狠的父亲，不分青红皂白抓着肉往女儿嘴里塞，小舅子也作为帮凶困住姐姐挣扎的双手，他们并非是担心英惠的身体，而是感受到了某种掌控的脱离，所以妄图采取暴力的形式把一切扭转到变化发生之前。在文本的记忆闪回中，能够发现英惠的父亲在她幼时便时常采取暴力，逼女儿一味地承受。英惠可以说从未反抗过，就算前面提到她那微不足道的异常行为，也只是肉食者爪牙下的如履薄冰。也许读者会误以为这样一个平凡胆怯的女性，忽然敢在父亲强迫自己后拿起刀来割腕是一种精神失常之下的行为，其实反抗的火焰一直在英惠心中没有消失过。姐姐曾回忆过英惠小时候曾表示要离开家不再回去；长大后和丈夫的相亲中，她“一身生怕惹人注目的暗色系衣服”^[2]，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期待感情或者说积极的装扮，不如说是完成一个被规定的任务，反抗有时是消极的，但绝不是无迹可寻的。

在《素食者》中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肉食者和素食者之间的相互映射，笔者将其简单归类为男性肉食者和女性素食者来比较，读者也许奇怪，按照上文的说法，文中的男性也没有每个人都表现得如同父亲般暴力，女性也并非全不吃肉，何来男女的比较一说。诚然，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一模一样的行为逻辑，但不容忽视地是，全程只困住过英惠手的小舅子，被形容为父亲的另一个翻版，他在自己的家庭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显而易见；英惠的丈夫更是只在意自己的利益，对妻子不闻不问一心只有自己，甚至还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婚内强暴英惠，就算如此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心安理得地看着妻子家人对她的规训；再到英惠的姐夫，以艺术的名义，背叛养家糊口的妻子，诱奸妻妹英惠。在他为第一视角的“胎记”章节叙述中，不同于第一章英惠丈夫展现的十分明显的自私自利，这一位男性的描述始终是很艺术性的，甚至是卑微的，很容易给人一种先入性的错觉——他也是受害者。然而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这只是一个更为狡猾的猎人，以猎物的名义去做利于自己的事情。早在一开始他就因为妻子一次无意地提起，惦记起了小姨子英惠屁股上的一个胎记，进而在幻想中不断升起难以控制的性欲。在英惠独居的时候，他乘虚而入，几次描述里展现的都是他个人视角中英惠对他的不拒绝，却无法解释英惠被他强行扑到以及被侵犯过程中留下的眼泪，更何况英惠还在服用精神类药物，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还不能完全自主地判断事物。这个男人使得正在找工作即将重新融入社会的英惠遭遇了再次的毁灭。

全文主要出现的三位女性，英惠、姐姐和母亲。英惠不必多说，就是文本明面上的素食者，从姐姐和母亲被消耗的人生上来说，也可以划分到这一行列。闪回中可以看到母亲始终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要忍受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对他言听计从，

一辈子唯唯诺诺作为附属品和工具人而生活；姐姐小时候要帮助劳累的母亲给父亲煮醒酒茶，长大后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兼顾照顾家庭和孩子，是个完美的理想人妻形象，和带一点野性的英惠不同，姐姐是修建精美的盆栽。这样一个贤妻良母，依然没能获得丈夫的心，也在丈夫对妹妹的性幻想中遭遇极为恶劣的婚内强暴。

到此，肉食者和素食者之间的对比显而易见。在韩江的笔下，男性是掠夺者，汲取着女性身上的一切，女性只能生存在这种社会规训之下，无怨无悔地承受着痛苦，文中父亲强迫英惠吃肉的时候说：“你不吃肉，别人就要吃你。”这不就是一个佐证吗？但是，就算英惠吃肉，她就不会被吃了吗？答案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她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3 植物的生成

经历了外在脱去衣物，和内在的只吃素食，甚至演变仅依靠光合作用来转化后，英惠从早期的消极反抗演变为极端反抗。家庭的阻碍强化了她的抵抗，一开始只是用颜料在身上绘出鲜花等植物，逐渐的，身体表面甚至呈现出植物才有的特征色彩，隐性的符号逐渐变化为显性的符号。英惠在疗养院里还一直倒立，她对姐姐的说法是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是倒着长的，因此她已经深深地插入泥土之中，这样的认知，是对人类社会身份的根本性否定。在通过素食与肉食者区分开来之后，与植物同化就是一种绝望而坚定的反抗。

无独有偶，不仅仅是英惠幻想自己是一棵树，姐姐在婚姻的分崩离析之后，也曾经茫然地走入后山，感受到了和英惠一样的感觉，想要融入自然的那种冲动，恰恰是植物真正的寓意在韩江文本中的展现——对自由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 [M]韩江.植物妻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 [2] [M]韩江.素食者.译者:胡椒筒.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 [3] [M]Cary Wolfe.What Is Posthuman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
- [4] [J]刘力.《素食者》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分析.嘉应文学,13,2024.
- [5] [J]唐雪.韩江小说《素食者》中的身体书写.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5(01),2022.

变成花、化成树，不仅仅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背离，更是精神上的一种超越。文本通过极端变化的英惠，展现了一种躯体上的变形。但思想上的变化和真正的强大，是在“树火”章节中姐姐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植物的变形不止可以作为逃避和隐秘地抗议，也可以是希望和追求的延续。饱受伤害的姐姐独自一人照顾着儿子和妹妹，直面自己的真实心意，在英惠被医生强行做导管手术时加以制止，对人真正的关怀展现在了互相理解的帮助之上。结尾处那些看起来似乎在熊熊燃烧的树木，散发着绿光，表达着它的抗议，也象征着新的希望。

4 结语

《素食者》中植物的隐喻，是一个被家庭压迫的女性的异变，她在绝望之中看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的诞生，这不仅仅是一场类同格里高利的变形，更是对自由之叩问和对世俗的反抗。韩江文本中流露的这种变化意识，恰恰契合后人类主义的精神，后人类主义认为人这一本质的定义是没有任何先验存在的，特别是，对人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对他者，以及一些非人类的压制，人类应该与其他存在之间保持平等。这种新型主体性强调人的杂糅性、共生性和动态生成性。譬如哈拉维就曾提出赛博格概念，简单形容为既是人又是机器，同时既非人也非机器。还有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用以描述事物从一种既定的领域或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领域或状态的过程。就像英惠从人转化为植物，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动态的，通过这种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在人文层面实现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这一看似荒谬的故事，从一个女人不再遵从她的传统定位，引发的一系列变故，借用植物的习性和生态，植物所代表的弱势和希望，批判了传统权力结构对个体和群体的压迫。